

外国 文艺

AIGUO

1980/I

ENYI



《30》(油画,1937) 81×100 公分

[法国]康定斯基

外国
文艺

一九八〇年·第一期·总第十期·

外国文艺

(双月刊)

一九八〇年 第一期

鲈鱼(长篇小说选译)

.....[西德]冈特·格拉斯作 潘再平译 (3)

断章外三首(诗歌)

.....[希腊]奥季塞乌斯·埃利蒂斯作 袁华清译 (22)

断章..... (24)

畅饮太阳..... (24)

致诗歌..... (25)

我的两眼..... (27)

苏联青年作家中短篇小说选..... (29)

从早到晚(短篇)··· [塔吉克]萨·图尔松作 柳光青译 (31)

音乐会(短篇)

..... [俄罗斯]纳·科热夫尼科娃作 朝蒂译 (65)

父亲的遗言(短篇)

..... [维吾尔]图·托赫塔莫夫作 劳戈译 (86)

贡瑟玛(中篇)

.....[布里亚特]加·达姆巴耶夫作 曹国维译 (102)

南朝鲜短篇小说五篇	卫 为译 (150)
船歌	金东仁作 (152)
喜鹊叫	金东里作 (166)
古 壺	朴荣濬作 (192)
深夜的拥抱	徐基源作 (205)
第三种类型的人	安寿吉作 (229)
黄金时代(小说)	[日本]五木宽之作 张 城译 (258)
世界著名钢琴家阿什凯纳齐	[日本]小石忠男作 罗传开译 (300)
韩素音新作《百花齐放》(外国文艺新作介绍)	道 远 (308)
外国文艺动态	国际笔会第四十四届代表大会 (149) 阿拉贡在法国电视台发表讲话(310) 苏联公布 1979 年度文艺和建筑学方面国家奖金获得者名单(311) 安德烈·斯梯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小说 (313) 西德上映一部三十五年前法西斯德国拍摄的记录片 (313) 苏联发奖给外国著名电影人士(314) 第十一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315) 美国出版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21) 埃及第一届文化和艺术节(316)
抽象绘画的首创者康定斯基(美术家与作品)	何振志 (317)

鳐 鱼

(长篇小说选译)

[西德]冈特·格拉斯

潘再平译



西德著名作家冈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 1927年生于但泽(即今波兰格但斯克)。1944年被征入纳粹军队服役, 1945年负伤, 被俘, 1946年遣返释放后充当过农业工人、矿工、爵士音乐乐师, 1947年在杜塞尔多夫学习石工和石像雕刻, 1949—1952年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 1953年在西柏林造型艺术专科学校攻读。1958年在“四七社”会议上朗读他的长篇小说《铁皮鼓》的部分章节, 并获得了该年度的四七社奖, 后续写中篇小说《猫与鼠》和长篇小说《狗年》, 被称为但泽三部曲。1972年出版的《蜗牛日记》记录了他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竞选的情况。1977年发表了长篇小说《鳐鱼》, 在西德引起巨大反响, 已有许多国家正在翻译, 被称为“七七年之书”。

格拉斯在创作上取材于德国的现实与历史。他描写“第三帝国”、战争和崩溃、难民的苦难和新生活的重建、现代福利社会及政治舞台的风云, 但他的写作方法不是“现实主义”的, 而是荒诞的讽刺。他作品中的主人公, 或是形态怪异的畸形儿, 或是拟人化的动

物，象是从梦幻中脱化而来，使作品具有寓言的、隐喻的色彩。在他笔下，世界上的一切犹如青蛙以它独特的眼睛从地面向上观望或宛若鲾鱼向两旁侧视所得的幻象那样，是完全变了形的，显得乖谬可笑。

格拉斯继承了十七世纪德国作家格里美尔斯豪生的艺术风格，在作品中散发着浓烈的“巴洛克”气息。他在语言运用上不拘一格，古雅、俚俗兼而有之，也不乏独创和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熟练地运用双关语和比喻，笔调幽默诙谐，文字有时不免晦涩。

格拉斯于1972年曾和海因里希·伯尔并列为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候选人，并且同是西德有一定影响的“四七社”的成员。1979年9、10月间，他曾来我国访问，到过北京、上海等地。



由作者亲自设计的《鲾鱼》封面

打开长达七百页的长篇小说《鲾鱼》，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奇特的境界：

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夏日，渔夫艾德克在数千年之后建起了但泽城的地方，从波罗的海捕到了一条异乎寻常的鱼——鲾鱼。它能说话，学识渊博。它自愿帮助渔夫，在他的一生中随时向他提

供建议。小说从这里开始，一直叙述到我们这一代才“暂告”一个段落。

自从得到鲾鱼的帮助以后，渔夫的生命如同鲾鱼一样是永恒的。他度过了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中世纪，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变换着不同的名字和不同的职业和身份，但都是史前渔夫艾德克的化身。

根据鲾鱼向他提供的建议和对他的敦促，他以夫权对抗母权；然而在任何一个时期中，在一个个世纪里，甚至当“男人们创造历史”的时候，他还是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总觉得自己处于女人的支配之下。在任何时候，他总是依附于一个“女厨师”；但他又总是被驱

使着去做时代的叛逆者。

格拉斯通过两个方面交代全书的故事情节：

一是书中的叙述者“我”，即鲑鱼的捕获者、史前的渔夫艾德克，在本世纪七十年代十月里的一天，开始用九个月的时间，向正在怀孕的妻子伊尔莎比尔讲述他那延续若干世纪的漫长的“一生”，以及与他的一生紧密相连的“九个和更多的女厨师”的故事。作者写了从史前至今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从新石器时代起，每一个历史时期写一个女厨师，每一个女厨师的名字标志着一个历史时期。作者认为妇女从史前握有母权开始，历来“在床上和厨房里”起着支配作用，直到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以后，妇女才逐渐失去了权力。作者笔下各个历史时期的女厨师，象征着妇女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从而反映了作者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基本观点。

二是叙述鲑鱼第二次被三个女人从吕贝克海湾里捉到后，在西柏林受到“女性法庭”的审讯。鲑鱼隐晦地体现了“黑格尔精神”。它想方设法企图使男子获得统治。在象征着妇女解放的“女性法庭”上，鲑鱼被指控为“男人事业的顾问和赞助者”、“世界的精灵”（黑格尔曾以此称拿破仑）。“女性法庭”根据九个女厨师的经历要求承认妇女在历史上所起的哺育人类的作用，要求承认“尚无记载的”妇女的历史。这场审判同样延续了九个月，同样在十月的某一天以妥协性的判决而告终：鲑鱼获得释放。

这是一部现代派的作品，作者笔下的周围世界，光怪陆离，宛如幻境。小说以丰富的想象力，大量使用比喻和影射的手法，忽而立足现代，忽而回叙数百年前乃至数千年前的陈迹，让现实世界总是与过去的历史，与已经消亡的东西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互相烘托、强烈对照的画面。对于穿插在各章节之间的诗歌、童话、神话和民间传说，西德一些评论家认为是杰出的、优美的，继承了德国抒情诗的传统，格拉斯因此在语言上被誉为“大师”。但对小说的结构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小说既着眼于现代又穿插着叙述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手法是独具匠心的；也有人认为各章节之间过于松散。

西德有些评论家认为格拉斯这部小说的主题是“对现实的厌倦”(Gegenwartsmüde)。而格拉斯自己认为:过去被载入史册的往绩是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而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人类的生育史,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史却被掩盖着。他以这部小说再现这部“历史”。

本书共分九章,各章按顺序分别以“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九个月”作为标题。这里所摘译的是第一章第二节,集中地介绍了“九个和更多的女厨师”(也即本节的标题),节首的诗“我要写的是……”以比喻、双关语在一定程度上点出了全书的内容。因此,摘译这一节,以见全书之一斑。

译 者

我要写的是……

关于吃,及其余味。

然后关于未经邀请的客人

或者几乎晚来一个世纪的来宾。

关于鲑鱼对柠檬汁的渴求。

在所有的鱼类中我首先是写鲈鱼。

我写丰富过剩的食物。

写斋戒,以及花天酒地的人们发明它的动机。

写从富人们的餐桌上掉下来的面包皮以及它们的养分。

写油脂、粪便、食盐和不足。

在堆积如山的小米中间,

我将富有教益地描写

心灵苦如胆汁,

肚子象精神错乱那样失常。

我写乳房。

我将在伊尔莎比尔的孕期内，
描写她的怀孕情况(她对酸黄瓜的渴求)。

写与一个朋友分享着最后一口

面包、干酪、胡桃和酒

来消磨时光。

(我们大声咀嚼着谈天说地，

也谈论大吃大喝，这只不过是恐惧的一种形式而已。)

我写饥饿，正象它为人们所描写

并以文字形式广为流传的那样。

在我前往加尔各答的路途上，

我要写香料(那时，瓦斯科·达·伽马^①和我

使得胡椒变得便宜一些)。

肉：生的和熟的，

松软的、酱糊糊的、收缩的、变成碎末的。

每天的粥，

还有回锅的菜：注明年代的历史，

塔南堡^②、维特施托克^③、科林^④之战。

① 瓦斯科·达·伽马 (Vasco da Gama, 1468 [1469?]-1524)，葡萄牙航海家。1497年奉葡王命，绕航非洲探索前往印度的航线。达·伽马的通航印度，推进了欧亚商业关系的发展，也成了葡萄牙殖民主义的开端。

② 塔南堡(Tannenberg)：东普鲁士村庄，今属波兰。1410年7月15日，波兰—立陶宛联军在塔南堡和格林费尔登(Grünfelde)之间歼灭了条顿骑士团。

③ 维特施托克(Wittstock)：德国城市。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中，瑞典人于1636年在这里打败了一支皇帝军队。

④ 科林(Kolin)：捷克斯洛伐克城市。在七年战争(1756—1763)中，奥地利军队于1757年6月18日在这里惨败普鲁士军队。

剩余的东西，我记了下来：

骨头、外皮、内脏和香肠。

关于对丰盛菜肴的厌恶，

关于好胃口，

关于牛奶(它是怎样变质的)，

关于萝卜、卷心菜和马铃薯的胜利，

我要在明天

或者当昨天的剩菜今天变得又干又硬时再写。

我要写的是：关于蛋。

关于忧虑和脂肪，损精耗神的爱情，钉子和绳索，

关于无谓的争吵和过多的话语。

极低温的冷藏箱，当电流中断时，

它们的情况怎样。

我将要写

关于我们大家坐在吃得精光的餐桌旁，

还有关于你和我以及鱼刺鲠在喉头。

九个和更多的女厨师

我身内的第一个女厨师——我只能谈女厨师，她们呆在我的身体内部而又想跑出来——名叫奥阿，她有三个乳房。那是在石器时代，我们男人没有多说话的权利，因为奥阿为我们从天狼那里偷来了火，那是三小块红通通的木炭，把它们藏在一个地方，可能是在她的舌头底下。后来奥阿好象是顺便发明了烤肉叉，教会我们识别生肉和熟肉。奥阿的统治是温和的，当石器时代的妇女给要

儿喂过了奶，就给她们的男人喂奶，直到他们疲惫不堪，打消了迷恋的欲念，不再乱抓乱动，昏昏沉沉安静下来，随便干什么都行。

这样，我们大家满足了。后来，当未来的时代开始后，我们就曾有过这样满足的时候了。我们总是吮吸奶汁。总是给我们过多地流淌过来。从来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够了就是够了，或者多了就过分了。从来也不用理智的橡皮奶头来取代。永远是吸奶时间。

由于奥阿让所有母亲吃由橡果粉、鲑鱼卵和母麋的乳腺调制成的粥，因此石器时代的妇女即便不给婴儿喂奶，也会出奶。这使我们平平静静地度过时光。进食是那样准时，致使我们满口无牙的老头也都保持着旺盛的精力，这造成了男人过剩的结果；妇女消耗得比较多，因此也死得比较早。在吃奶的间隔时间内，我们要做的事不多：打猎、捕鱼、制作石斧；按照严格的规定轮到我们时，我们就可以骑到以温柔的爱抚而占有统治地位的妇女们身上去。

此外，石器时代的母亲们已经会对婴儿们说“喂喂”了，而那些被喊来看看孩子的男人们也会说“哦哦”了。父亲是没有的。起作用的只是母权。

那是一个舒适安逸而尚无历史记载的时代。遗憾的是，有一个什么人，当然是一个男人，忽然心血来潮，要从岩石中炼出金属来，并将它在砂型中浇成铸件。上帝可以作证，奥阿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把火偷来的。然而，不管她怎样以断奶对我们进行威胁，青铜时代以及随之而来的男人们的粗暴行为还是不可阻拦的，只不过是稍被推迟了一些时间而已。

生长在我的身体内部而又想跑出来的第二个女厨师，名叫维加，她已经不再有三个乳房。那时候是铁器时代，但维加还一直让我们保持着愚昧状况，不许我们离开鱼儿很多的池沼，也不许我们同游牧的日耳曼部落共同创造历史。我们只可以向日耳曼人学习

绳陶^①技术。至于他们在仓猝之中遗留下来的铁锅，我们必须收集起来，因为维加靠烹饪统治，她需要耐火的锅。

她为所有都是捕鱼的男人们——因为麋和水牛已经很少了——煮鳕鱼、鲟鱼、梭子鱼和鲑鳟，把斜齿鳊、七鳃鳗、一手指长的西鲱和鲜美的波罗的海小鲱鱼放在铁格上烤；利用日耳曼人的废铁学习锻造这些铁格，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维加把眼睛闪烁不定的鳕鱼头煮得稀烂，熬出浓汁来，从而发明了鱼汤；由于我们当时还不认识小米，她就在鱼汤中拌入从沼泽草中碾出的草籽。可能是为了纪念世代相传而成为三乳房女神的奥阿，一直在给婴儿喂奶的维加，从自己的乳房里给鱼汤兑上奶水。

我们这些没有吃奶的男人是很不安心的，犹如受到好动的日耳曼人的感染。我们心中起了远游的欲望。我们爬上高树，站在沙丘的顶上，把眼睛眯成一条缝，眺望着远处的地平线，期待着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有什么事情要来临。因此——由于我不愿意再这样无穷无尽地给维加烧木炭和挖泥炭——我就跟着日耳曼的哥伊彻人（我们管他们叫哥特人）跑了。但我走得并不远。我的脚发病了。或是，我因为喝不到维加兑上奶水的鱼汤，我还得及时赶回去。

维加原谅了我。她知道，历史在饥饿中被遗忘了。她说，“日耳曼人不肯听女人们的话，所以他们总是要遭殃。”

我给维加锉了一把鱼骨梳，因为一条能说话的鲾鱼很会给我出些好主意。这条比目类的鱼是我早在奥阿时代从浅水里捕到的，后来我又把它放了。这条鲾鱼本身就是一部历史。自从它给我出主意以来，男人的事业取得了长足进展。

我身内的第三个女厨师叫梅斯特维娜，她还在从前奥阿和维

① 绳陶为新石器时代萨克森和土林根地区的一种陶器，制作时将绳子压入陶器，使成纹饰。

加象对待孩子那样无微不至地照料我们的地方——在维斯瓦河河口的沼泽地带，在波罗的海南岸山脊下的山毛榉山林的脚下，在海滩沙丘的后面——掌握着一切权力。波摩尔泽的意思是海边的土地，这就是为什么已经会种植带根植物的梅斯特维娜的渔民被毗邻的普鲁士人称为波摩尔泽人，或者叫做波米拉尼亚人的原因。

他们居住在柳枝堡里，叫它柳枝堡，是因为居住区的四周围有柳枝编成的篱笆，以防御普鲁士人的袭击。因为梅斯特维娜是女厨师，所以她也是一个女祭司。她使人们对奥阿的迷信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当我们必须受洗时，她把异教的东西和基督教的东西混杂在一起长时间蒸煮，直至最后成为天主教的东西。

对于梅斯特维娜，我既是供给她羊肋肉的牧羊人，又是让她烧饭的主教。我从海滩上捡来了琥珀碎块，用烧红的金属丝烫穿，口中念着合适的咒语，将它们一颗颗穿起来，做成了项链，这条项链她在煮鱼汤时散落了；而作为主教阿达尔贝尔特的我，用汤匙吃了鳕鱼头熬成的汤，由于项链散落以后大约有七颗琥珀珠子被煮进了鱼汤，所以我就变得爱顶撞起来，好象是从阿施马台羊圈^①里跑出来的山羊那样。

后来人们把从前的我——布拉格的阿达尔贝尔特主教宣布为圣徒。但这儿还得提到梅斯特维娜，因为是她不容分说就将我打死，她只不过做了对于男人来说十分平凡的事情。当我把 994 年 4 月的事件告诉鲽鱼时，它当着我的面骂道：“这简直是滥用职权！你们毕竟也多少成了斗士了。这种打死人的事情，本来应该是男人干的，这是明白不过的道理。你们不该让人家从你们手中夺走绝对解决的权力。提防向石器时代倒退啊！女人们只应该从内心十分关心宗教才是。她们管管厨房已经够了。”

① 阿施马台羊圈(Aschmateis Stall)，源出圣经故事，意指“魔鬼的羊圈”。

我身内的第四个女厨师是很叫人害怕的，因此我很想摆脱她。她已经不再是波摩尔泽的渔夫的妻子，温文尔雅地统治着柳枝堡，而是自从建立了城市以来，就成了工匠的妻子。她出生在维斯瓦河沿岸的蒙陶村，因此就叫蒙陶的多萝特阿。

我不想说多萝特阿的坏话，但会说话的鲈鱼劝告我：度过了如此漫长的受女人照料的史前时期之后，现在该凭我们男性的超特的力量去从事男人的事业，而把宗教——虽然不是教会——让给女人们，作为她们炊事权之外的第二种权利。这一劝告正中我的多萝特阿的下怀。如果说尽管她象圣人那样受到人们的敬奉，她更象一个女巫和魔鬼的同床伴侣，那么，在鼠疫肆虐、女巫和圣徒合而为一的时期，这种说法还是挺温和的。

尽管多萝特阿在十四世纪是十分典型的，她对于那饱食终日以至达到令人作呕的时代的烹饪法所作的贡献，也不过是片面的，因为多萝特阿持权将大斋期持续终年，也不错过圣马丁节、圣约翰节、圣烛节以及隆重的节日。她锅里的大麦是从不放油的。她煮小米总是用水，从来不用奶。在她煮扁豆和干豌豆时，决不会让任何一小块骨头熬出骨髓来。只有鱼是允许的。她用萝卜、韭葱、酸模和莴苣将鱼煮熟。关于她所用的作料，以后还要讲到。以及关于她的幻象，关于她将上帝的心揉和在面团里烤成面包。怎样的忏悔使她感到宽慰，她又怎样通过忏悔的下跪将豌豆煮软。她渴望得到什么，又是什么使她变得更加美丽。不管鲈鱼给我出些什么主意，我却是无药可救：是她把我毁了，这个巫婆。

玛尔加蕾特·鲁施，也叫胖子格蕾特，作为第五个女厨师而留在我的身内。以往谁也不曾象她那样笑过：象她那样厉害。当她抓着一只刚刚杀好的、热腾腾、湿淋淋的鹅，在她圆滚滚的膝盖之

间拔着它的毛，一直拔得毛飞羽舞时，她让教皇和路得溺死在她的笑声之中。她嘲笑罗马帝国和德意志民族，嘲笑波兰的王冠和壁垒森严的行会，嘲笑汉萨同盟^①的先生们和奥里瓦^②的院长，嘲笑农民笨伯和讨厌的骑士，嘲笑所有那些下穿马裤、上着马甲、身披僧袍或盔甲，打着真正信仰的旗帜的那帮人；她嘲笑了她的那个世纪。

当她一一拔着十一只鹅的毛，笑得前仰后合时，我——她的厨役和汤匙摔打的目标——呼呼地吹着，让鹅毛在空中飞舞。这是我的拿手：吹着羽毛，让飘悠着的羽毛悬空荡漾。

拔鹅毛的女厨师是布丽奇特人的修道院院长，一个放荡不羁的修女，她接受任何一个凡是合适于睡进她的床柜的男人。至于我，方济各会的修道士，是她在一三一节做晚祷告时弄到手的。胖子格雷特是一个容量很大的女人，许多男人都在她身上消融掉了。名门望族的子弟是她主菜前的冷盘：鲜嫩的芦笋尖儿。奥里瓦的修道院院长被她喂得撑死。据说她咬掉了传道士黑格的左睾丸。后来我们跑到贵族费尔贝尔家去干活，他要继续成为天主教徒，也不想放弃玛尔加蕾特的胡椒羊舌烧粗壮的豆。然后我们又回来替新教徒干活，在节日里轮流为一家家行会做菜。当国王巴托里^③围城时，我们为了安全起见就呆在城墙外，为波兰人烧饭。我在她床上睡得很暖和。我在她床上感到安逸。她把我看管得严严的。她是盖在我身上的肥肉。

鲽鱼告诉我说，胖子格雷特是一个具有象它那样的胃口大的女人，她让男人们极其认真地进行小麦、码头桩租用税、行会费和赦罪符的买卖，让他们愈来愈难解难分地互相杀戳，化为齑粉，或者咬文嚼字地解释经文，在这许多残忍的消遣中，她让自己笑得越

① 中世纪德意志北部诸城市结成的商业同盟。

② 中世纪德意志民族最大的修道院，位于但泽附近。

③ 巴托里(Stephan Bathory, 1533—1586)，1575年被选为波兰国王。

发健康。“如果她有兴致的话，”鲱鱼说，“她可以在任何时候恢复奥阿的统治。”

我身内的第六个女厨师——九个和更多的女厨师每人都有一个名字，她们都迫不急待地要挤出来——也拔鹅毛，但没有笑容。那是一只燕麦喂肥的鹅。那时瑞典人被炮火所逼正在撤离。当瑞典人（正好是在圣马丁节）又转回来时，剩下来的已经不是鹅肉了，而是一碗搅拌过的血，用这碗血加上植物的根和梨片将煮熟的杂件——鹅颈项、鹅心、鹅肫和鹅翅膀涂成紫酱色。

就在鹅圈后面，在一株苹果树下（等事情都做完了以后，就将宰过的鹅嘴朝天地钩在这株树上），阿格内斯一边拔鹅毛，一边唱小调：随风而去的词句催人欲睡，歌吟着瑞典人占领时的苦难，曲调驾着鹅毛在那十一月的天空整整飘荡了一天。啊，悲惨的人世！

那时候的阿格内斯还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卡舒布人。后来，当她成为城里人并为城市画家默勒烧饭时，瑞典人和他们的古斯塔夫·阿多夫^①已经到了别的什么地方去了。接替他们的是，诗人和外交家马丁·奥皮茨^②在吕城战役四年之后，怀着对长期战争的怨恨，来到了但泽。

“阿格内斯，”会讲话的鲱鱼说——这时我真拿不准，我究竟是作为画家默勒还是作为诗人奥皮茨向这位最最聪明的鲱鱼发问的——“你们的阿格内斯，”他说，“是一个无所不爱的女人，她为谁烧菜，她就爱谁；由于她体贴入微地为你们俩烧菜，为一个烧肿大的肝，为另一个烧苦味的胆，因此你们也就得接受她的爱——这种

① 古斯塔夫·阿多夫 (Gustav Adolf, 1594—1632)，瑞典国王，不断发动对外战争。1630年参加三十年战争，屡败天主教联盟和德皇军队，在吕城 (Lützen, 位于来比锡南部) 战役中阵亡。

② 马丁·奥皮茨 (Martin Opitz, 1597—1639)，德国诗人，在但泽死于鼠疫。

爱，照你们的说法，是共同分享的爱，照我的说法，则是双重的爱——而坐在饭桌旁，听床铺发出的咯吱声。”

她为画家默勒生了个女孩；至于我，当鼠疫使我浑身出汗时，阿格内斯用鹅毛为我塞了一个鼓鼓囊囊的临终枕头。她可真好。可是我却写不成一首诗来报答她的好意。惟有宫廷式的谄媚和悲惨人世的叹息。对于鸡汤、小牛犊胸腺、沼泽水草及其他类似的规定食物，却缺少气势十足的阿格内斯韵调，这还有待今后弥补。

我身内第七个女厨师叫阿曼达·沃于克，当我听到她们全体及其女儿们在一起闲聊并对各个时代的价格进行比较时，她在我的印象就特别鲜明。我从来不敢不假思索地就这样说：“就是这样，阿格内斯的外貌就是这样。”这是因为阿格内斯总是带着另一种忧伤的样子，她似乎总是在默勒和奥皮茨之间受着折腾；但使我感到慰藉的是，可以将阿曼达的容貌作这样的描绘：她有一张土豆的脸。说得具体些：土豆的美每天都跃现在她脸上。在阿曼达脸上不仅有团块状的东西，就连她的全部皮肤也都呈现着土色，就象窖存的土豆暗然泛出的那种叫人感到幸福的色泽和微光。由于土豆的主要形状是象一个球，因此她的眼睛显得小小的，也没有受到浓眉的衬托，四周肿胀地嵌在脸上。她那张嘴巴并没有丰腴、红色的嘴唇，而是具有卡舒贝沙土的色泽，也是大自然兴致勃勃的恩赐：两片隆出之物，随时都可以吐出诸如 Bulwe, Wruke, Runkel^① 这样一些词来。接受阿曼达的吻，意味着被泥土（我指的是使卡舒贝闻名的那种干巴巴的土豆地）亲了一个响嘴，并非仓猝了事，而是结结实实的，就象带皮的煮土豆将我们喂饱那样。

梅斯特维娜微微一笑，三月的柳枝也会闪闪发光；蒙陶的多萝

^① 波美拉尼亚(旧时普鲁士一省)方言，意为土豆、芜菁甘蓝、甜菜。